

都公譚纂言



都

公

譚

纂

陸 都
采 穆
編 撰
次

中
華
書
局

都公譚纂

此據硯雲甲乙編
本排印初編各叢
書僅有此本

都公譚纂卷上

門人陸采蘊次

元太祖尊禮邱長春。屢試其術。一日。長春入朝。語弟子可掘坎以俟。及入。太祖賜醕酒一杯。長春飲之。無難色。亟歸寢坎中。得生頂髮盡禿。明日。又謂弟子索絲繩以入。太祖賜玉冠。長春出絲繩繫之。而謝。太祖神其術。禮之愈隆。後欲妻以公主。堅不可辭。遂自腐以告絕。其日乃十月九日。今京師謂之閏九。爲會甚盛。

張氏被圍時。松江人有以其鄉兵來援者。蔓延嘉定。知州張孟循方坐堂上。松江人荷戈而來。孟循斥之曰。若等非病子。則狂童也。今姑蘇亡在旦暮。尙誰援哉。衆怒昇之以往。孟循復以是叱其爲首者。越二日。師至。遂平松江。孟循上謁其主帥曰。嘉定非畔我者。弄兵自松江耳。願以某餘生贖數萬人命。帥然之。孟循乃得還嘉定。縛爲松江之徒者數輩。而爲檄以告州人。州人得以無虞云。

陳惟允。偉貌有文才。爲僞吳左丞饒介上客。嘗乘白馬過臯橋。王止仲拱立其旁。惟允不下。但舉策揖曰。王行可來吾家觀畫。止仲敬諾如命。後其子嗣初從止仲游。止仲題其畫。稱惟允爲先友。劉解元政。惟允壻也。以筆塗之曰。王行昔望吾舅馬塵不及。何先友爲。今畫尙存。上有磨擦處。

楊廉夫。倪元鎮。一日會飲於友人家。時席有歌妓。廉夫興發。脫妓鞋置酒盃中。使坐客傳飲。名曰鞋盃。

元鎮素有潔病。見之大怒。翻案而起。廉夫亦色變。飲席遂散。後二公竟不復面。

倪元鎮性好潔。不能容物。嘗寓其姻鄒氏。鄒氏塾師陳子章。有壻曰金宣伯。一日來訪鄒翁。元鎮聞宣伯儒者。倒屣迎之。見其言貌蘊率。大怒。掌其頰。宣伯不勝愧憤。不見主人而去。鄒翁出。頗怪之。元鎮曰。宣伯面目可憎。語言無味。吾已斥之矣。元鎮素好飲茶。在惠山中。粉胡桃及雜菓成膏。切置茶內。名清泉白石。有趙行恕者。宋宗室也。慕元鎮清致。訪之。坐定。童子供茶。行恕連啖菓膏。元鎮艱然曰。吾以子爲王孫。故出此茶。乃略不知風味。眞俗物也。行恕歸。自是絕交。

張士誠弟士信。聞元鎮善畫。使人持絹。兼侑以幣。求其筆。元鎮怒曰。倪元鎮不能爲王門畫師。卽裂其絹而卻其幣。一日。士信與文士游太湖。聞漁舟中有異香。士信曰。此必有異人。急傍舟近之。乃元鎮也。士信見之大怒。欲手刃之。諸文士力爲勸解。然猶鞭元鎮。元鎮竟不吐一語。以是得釋。後有人問之曰。君被士信窘辱。而一語不發。何也。元鎮曰。一說便俗。

滕某者。宋學士元發之後。家於無錫。元季楊鐵崖維禎將訪倪雲林。天晚。泊舟其門。滕富而禮賢。知爲鐵崖。請至其家。鐵崖曰。有紫蟹醇醪。則可。主人曰。有。鐵崖入門。滕設盛饌。出二妓侑觴。且命妓索詩。鐵崖援筆立成。詩云。颯颯西風秋漸老。郭索肥時香晚稻。兩螯盡貯白瑤瑤。半殼微紅含瑪瑙。憶昔當年蘇子瞻。咬臍咄咄論圓尖。吾今大嚼不知數。況有醇醪似蜜甜。

倪瓚所居。有清閨閣雲林堂。其清閨閣尤勝。前植碧梧。四周列以奇石。蓄古法書名畫其中。客非佳流不

得入嘗有外國人進貢道經無錫聞環名欲見之以沉香爲贄環令人給云適往惠山飲茶翼日再至又云出探梅花夷人以傾慕不得一見徘徊其家環密令人開雲林堂使登焉堂東設古玉器西設古鼎彝尊彝夷人方驚顧問謂其家人曰聞有清閨閣者能一觀否家人曰此閣非人所易入且吾主已出不可得也其人望閣再拜而去

楊廉夫好大言嘗自題其所撰責趙普文云此等文字不宜多作恐鬼神見忌一僧詩有佳句便題云宛然鐵門家法又跋宋克書云予每有所作必命仲溫書之大言多類是

倪元鎮既散其田而稅未及推入國朝催科者益集元鎮逃去潛於蘆中蘆龍涎香被執囚於郡獄每餽食獄子傳以入元鎮必戒以舉案過額獄子不省以問知者曰彼好潔恐汝唾沫及飯耳獄卒怒鎖之溺器上衆爲祈解而免今人云爲太祖投之廁中非也

四明陳子樞在勝國時嘗作通鑑續編書宋太祖廢周主爲鄭王

舊編書宋太祖奉周主爲鄭王今易奉爲廢

雷忽震其几子樞

厲聲曰老天便打折陳樞之臂亦不換矣後三日子樞因書寢夢至一所類王者居有人入報陳先生至矣其中坐者衣黃袍起坐待之曰朕何負於卿乃比朕於篡邪子樞心知其宋祖對曰陛下欲臣死即死耳史貴直筆不可易也遂驚寤後爲我太祖所戮

元江浙行省有某平章者將之任道間忽染中風四肢不舉延吾鄉葛可久治之可久登其舟適金華朱彥修先在二公處相問而不相識見之甚歡乃共賑平章彥修曰疾已殆不可藥矣可久曰吾固知其

殆。然尙有一鍼法。彥修曰。君之鍼第可運其二肢。無益也。左右強可久鍼。鍼入。如彥修之言。彥修問平章家道里遠近。以指計之。謂左右曰。卽回尙可抵家。稍遲無及矣。後平章還果以及門而卒。

嘉興吳仲圭家甚富。與盛懋子昭居密邇。當時鄉人多愛子昭之畫。仲圭每見人持紙絹過門。必謂之曰。吾畫能賣錢。汝曷不求我。往往與之作一紙半幅。俟其去。潛使人以重價購之。由是其畫湧貴。求者塞門。子昭不能逮也。

誠意伯劉基。元末在燕京時。書肆有天文書一部。久無售者。甚至手其書不置。次日往肆中。老翁扣基。昨所觀。則已能成誦矣。翁大驚。乃以書授之。且爲語其奧。基歸復往。則翁已閉肆。不知所之。

松江袁凱。字景文。洪武間爲監察御史。時周王有罪。高皇帝欲誅之。懿文皇太子日夜號泣。上不能決。一日臨朝。召問諸御史。凱對曰。陛下欲誅之法之正。太子欲宥之者。心之慈。上怒。以爲持兩端。命繫之獄。嘗使人往視會食否。曰。不食已三日矣。上因引對。諭之曰。女言亦有理。但可在父子之間。使他事則不可也。遂赦其罪。凱懼。因佯狂不朝。上問袁凱如何不見。衆以凱疾對。上曰。吾聞風顛者。不識痛痒。因早之來。以木鑽鑽之。凱殊無痛苦。上曰。闕茸不才。放回原籍。凱歸而其狂如故。上聞。遣使諭曰。上常思念先生。使先生爲一郡教授。鄉飲酒。位大賓。何如。凱方負鐵鏈。謳小詞。瞠目不答。遂得免死。

袁景文善諛。洪武中雷擊邑中崔氏亭柱。景文撰俚詞。末云。電光明滅處。爭不把衆人嫌的先下手。或訐其指斥。祈之而免。後佯狂家居。故人朱慶餘乘長耳過其門。景文趨而揖之。曰。朱慶餘驢。朱應聲曰。此

畜生非驢。乃獬廌截去角爾。

國初宋學士景濂精於釋釋宗泐季潭精於儒太祖每稱之曰泐秀才宋和尚。

國初林膳部子羽作義象行曰有象有象來天都大江欲渡心咨且誘之既渡獻天子拜跪不與衆象俱象奴勸之拜怒鼻觸象奴賜酒不肯飲哺之亦不哺屹然十日受饑渴俛首垂淚憤且吁天子命殺之衆官束手莫敢屠侍衛傳宣呼壯士被甲各執丈二戈象戰久不克兵捷象乃殂憶昔君王每巡幸象當法駕行天衢珊瑚錯落明月珠被服美錦紅氍毹紫泥函封載玉璽萬樂爭擁羣龍趨玉璽歸沙漠龍亦歸鼎湖所以老象心南來誓死骨爲枯嗟爾食祿人空負七尺軀高高白玉堂赫赫黃金符伊昔軒冕今泥塗嗟爾食祿人不若飯豆芻象何潔爾何汚天子垂衣萬世治俾全象德行天誅嗚呼象兮古所無嗚呼象兮古所無

楊廉夫洪武初被召入見太祖曰卿在前元時何官對曰左榜進士太祖曰卿張氏時亦曾仕乎對曰非其君不仕時廉夫服新製巾太祖問卿所服何巾對曰四方平定巾太祖悅召中書省臣依此製使天下盡服之今之平巾是也太祖又令廉夫賦鍾山詩廉夫援筆立就曰鍾山千仞楚天西玉柱曾經御筆題雲護金陵龍虎壯月明珠樹鳳凰棲氣吞江海三山小勢壓乾坤五嶽低願效華封陳敬祝萬年聖壽與天齊太祖曰此詩直一千貫今日庶事方殷姑賜五百貫又曰宋濂在內閣與諸儒共修元史卿可往觀之廉夫辭謝入閣人有以宋公所爲文示廉夫者廉夫笑曰格氣卑弱辭語散漫何得爲文

或以告宋公。宋公曰：誠有如是者。後廉夫辭歸，不久以疾卒。宋公銘其墓，推其文，至比之日星河嶽云。塞忠定公初名璿，洪武乙丑登第，擢中書舍人，掌外制。丁卯春三月，聞內艱，陛辭，以其祖嘗冒李姓，父籍有未易，因請於上，上惻然憫之，爲復其姓。御筆丹書一義字賜之，以易璿名。仍賜楮幣五十緡，俾乘傳而歸。公之榮遇可爲至矣。

松江人孫道明者，家業屠豬，爲夏萬戶家佃戶。道明每日坐肆中，手執一編以讀，一日萬戶坐轡經其門，怪而問之，知其爲家佃戶子也，遂挈之以歸。所儲書恣其披閱，道明一生寫書精行楷字，至老不倦，所寫積至數千本。洪武間，其人猶在死後，書散落人間，每本後皆有道明題識。

張潞公仲舉沒於至正末，無子，一女嫁民間。洪武中，其人充陝西軍，攜女自隨。潞公妻吳夫人尙在，年已八十，瞽雙目，無人供養，寄食北平軍營中，病甚。軍卒惡之，移置風簷之下，遂死。然無棺以斂，時僧道衍居北平，素與潞公友善，或告之，衍匍匐往視，檢其斂篋中有詩一紙，乃潞公筆。衍曰：此真吳夫人也，爲買棺葬之。衍有和潞公詩二十首。

王叔明，洪武初爲泰安知州，泰安廳事有樓三間，正對泰山。叔明畫泰山之勝，張絹素於壁，每興至輒一舉筆，凡三年而畫成，傅色多了。時陳惟允爲濟南經歷，與叔明皆妙於畫，且相契厚。一日雪會，值大雪，山景愈妙。叔明曰：改此畫爲雪景可乎？惟允曰：如傅色何？叔明曰：吾姑試之。乃以筆塗粉，色殊不活，惟允沉思良久曰：我得之矣。爲小弓夾粉筆彈之，粉落絹上，儼如飛舞之勢，皆相顧以爲神奇。叔明就題。

其上曰。岱宗密雪圖。自誇以爲無一俗筆。後惟允固欲得之。叔明因輟以贈。陳氏寶此圖百年。非賞鑒家不出。松江張學正廷采。好奇之士。亦善丹青。聞陳氏蓄是圖。往觀之。臥其下兩日不去。以爲斯世不復有是筆也。徐武功尤愛之。嘗謂客曰。余昔親登泰山。是以知斯圖之妙。諸君未嘗登。其妙處不盡知也。後以三十千歸嘉興姚御史公綬。未幾姚氏火作。此畫亦付煨燼。惜哉。

朱善字備萬。豐城人。洪武初。以郡邑薦至京。製作稱旨。召官翰林。令以家屬赴京就祿。值夫人病。數月不至。上怒。謫居遼陽。不久放歸鄉里。買地一區爲終老計。方往經營。聞老翁哭聲甚哀。詢之。乃知翁之子鬻此以償公帑。翁以無依。故悲。公聞惻然憫之。以券還翁。而不索其值。後復起爲文淵閣大學士。陳郊福州人。知天文。洪武丁丑。登賢書進士第。傳臚日。私語同列曰。吾觀乾象。今歲狀元必不利。及唱名。郊爲榜首。太祖以榜中多南人。誅考官劉三吾等。郊亦連坐。五月二十日再試。親擢韓克忠爲首卷。通榜皆北人云。

國初四明人王桓與二老者同赴召見。太祖于便殿上問二老者卿事何業。一對曰。臣業農。上曰。卿爲農。亦知禾麥之節不同乎。對曰。知之。禾三節而麥四節。是不同也。上曰。禾麥類耳。節之不同何也。對曰。禾播種以春。至秋而穫。凡歷三時。故三節。麥則歷四時始成。故四節。上曰。是能知稼穡之艱難者。卽擢某州知州。其一人對曰。臣業醫。上曰。卿爲醫。亦知蜜有苦而膽有甜者乎。對曰。蜂釀黃連花。則蜜苦。猴食果多。則膽甜。上曰。是能格物者。擢爲太醫院使。次問及桓。桓對曰。臣所業訓蒙。上曰。卿亦有好奇乎。對

曰。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上曰。是能明理者。擢爲國子助教。

鄭尙書濂。浦江義門人。太祖嘗一日問尙書。汝家累世同居。何以致之。尙書叩首曰。但不聽婦人言耳。上深然之。後此言聞於掖庭。尙書懼。永樂初。其家遂析。

無錫錢仲益。允升。號錦樹山人。元末。年十六。中江浙鄉試。爲杭州路錄事。國朝以字行。高皇怒其不爲己用。取入京。釘其右手於木。自是得疾。常以左手作字。平生天資甚高。書過目。卽背誦如流。洪武末。起爲本縣訓導。後以御史薦入爲太常博士。與修高帝實錄。陞翰林修撰。卒於漢府長史。後漢府謀叛。事敗。帝閱其啓。大加歎賞。其家得免於難。

吾蘇易經。永樂後始盛。實顧順中巽倡之。順中易學。蓋來自嘉興。有鮑恂仲孚者。精於易。國初徵至京師。太祖欲官之。仲孚以元舉子不肯仕。但曰。臣老。不能效忠。有二子。願皆充軍以報陛下。上然之。令人押仲孚徒跣回取二子。仍令仲孚徒跣送子上京。後仲孚卒。老死。隔下。順中易學。仲孚之再傳也。

鐵冠道人張景華者。精天文地理之術。太祖與陳友諒戰鄱陽湖。以道人從。友諒中流矢死。兩軍莫之知。道人望氣。語上曰。友諒死矣。使上作文遙望祭之。陳軍奪氣。戰遂敗。上定鼎金陵。其相地多出道人。道人嘗結廬鍾山下。梁國公藍玉一日乘間訪之。道人野服出迎。玉戲之曰。脚穿芒屨迎人。足下無履。時玉以椰子瓢飲。道人答云。手執椰杯勸酒。尊前不鍾。蓋密寓譏諷之意。玉武臣。勿悟。相與一笑而散。不久。玉果被禍。而道人之言始驗。道人一日無故投大中橋水而死。後潼關守臣奏有鐵冠道人者。以某

日過關計之。卽投水之日也。蓋異人云。

杭州冷謙字啟敬善幻術居嘗鍛泥作釘賣以供食人莫測也。洪武初太祖有志雅樂或有以謙精音律爲言者嘗召至京授太常協律郎未幾卽謝事歸。其在京時鄉人有爲吏者知謙之多術也告以貧故謙以手畫其壁作房舍之狀謂之曰必堅以首觸之入其中卽可得物然慎勿多取多取禍恐難免此人如其言每一觸金帛財物隨手可得一日呼其僕偕入意在多取僕偶遺路引其中未幾內庫失物中檢得紙且姓名具在捕其人鞠之對曰昨吾主攜入失此引耳復逮至吏則曰此冷謙教吾也上遣中使往捕謙謙將至龍灣懇中使曰京已近欲沽一盃與諸君酌別何如衆頗憐之稍寬其縛酒將盡謙視酒盞因躍入瓮中衆驚惶無措不得已持盞入見上曰謙汝第出吾賞汝死矣謙曰陛下欲殺臣臣決不出上大怒命力士碎盞每持其一呼謙名卽應或云謙被逮時剪紙鶴騎去瓮中言者乃劉月林也。

洪武中山西張姓者多異術以其鄉人不善金箔常往杭州學以授之鄉人因呼爲金箔張一日經河南濟源其神素稱靈異貨帛財物有假貨者隨出水面張見之曰是不難殆伏機耳歸卽鑿池倣其制爲之已而果然每客至旣以爲戲嘗有道人踵門張引之觀池道人曰吾亦有小術特請君試之翼日天未明張見空中二童子乘龍復控一龍下其家請張升龍龍不服二童鞭之張乃得上須臾至一山有草屋三間道人坐其中張入作禮道人曰此中甚寂子欲避名當移家同住耳張留月餘頗得道入底

蘊一日偶出散步。回視惟空山而已。詢之人。乃在大同城外。張由是其術愈神。高皇帝聞其名。召至京師。曰。聞卿多術。願一觀焉。張出袖中小銅瓶。以湯沃之。瓶口出五色雲。少焉充滿殿庭。上大悅。欲盡其術。張以蓮心投金水河。頃刻花葉滿池。張曰。臣頗解吳歌。乃剪紙作舟。吹墮水中。張與妻子咸操舟唱歌。其行如飛。倏忽不見。上嘆異久之。

高皇帝征陳友諒。舟次九江。有周顥仙者。伏謁道左。上命登舟。其人若風顥之狀。一語不發。上曰。汝何爲者。對曰。欲太平耳。曰。我伐陳友諒。何如。曰。中途覆舟。上怒。令推墮水中。不溺。行水上如履平地。遂與同載。至中途。舟果覆。上驚得免。陳氏既平。上至南京。置顥仙於靈谷寺。顥仙日與住持僧晤。僧銜之一日。以聞。上命以缸覆顥仙焚之。一晝夜。啓缸如故。復命焚三晝夜。缸內結如蠶繭之狀。顥仙額有微汗。僧覆奏。上怪之。然顥仙自是不說。終日不食。僧亦不與。幾閱月。上知之。命仍餓十日。而顏色自若。上始大驚。親幸寺中見之。既而顥仙求歸廬山。許之。臨行。上問世間何事最樂。曰。喫飯去。便最樂。顥仙歸。上一日忽大便秘不通。百方不效。顥仙已預知。密令廬山赤脚僧獻藥闕下。并侑以詩。適是日至。上見藥乃一小石。問其僧曰。清涼石。心頗疑之。見詩乃顥仙手跡。用水磨之。異香襲人。久之不散。服已。大便隨通。上感其意。令人隨僧入山求之。杳不可得人。還乃親撰碑文。命詹孟舉書。立於廬山之上。

陳友諒據江西日。天兵臨之。南昌太守勢迫。以城降。南昌江西要衝。友諒聞之。且驚且怒。自引兵欲殺太守而屠其城。天將曉。見一神人。道士冠服。長數丈。坐城上。而濯足於水。一草履遺友諒船上。長五尺。友

諒懼兵不敢進。城遂以全。神人蓋許眞君云。

李鳳鳴字時可。家馬馱沙上。高皇帝時。瓜步渡江。道出馬馱沙。時可以米二千斛。牛羊數百頭。犒師。上親幸其家。及上旋師。手詔借米二萬斛。時可奉命惟謹。無幾何時。可遂挈其妻子并家貲浮海而去。或傳其子孫在琉球云。然時可讀書。工文詞。以家資埒封。頗事侈靡。楊廉夫聞其名。嘗往訪之。時可出迎數里。廉夫飯之舟中。所用皆碧玉器。意欲夸示之。抵其家。覺無甚異。時可有園。櫻桃樹八株。下各置一案。案面皆瑪瑙玉器。稱是。每客一美姬侍。其摘櫻桃薦酒。名櫻桃宴。廉夫大悅。時可家復有荷花宴。每花時。設几十二面。皆嵌以水晶。置金鯽魚其下。上列器皆官窰。間出歌妓爲霓裳羽衣之舞。一時豪麗罕有其比。

洪武中。京師有劉指揮者。以疾卒。妻擊鼓自陳。無子。欲朝廷給養。太祖問之。曰。汝夫死年若干。對曰。年五十。又問曰。汝夫以百戰得一官。將以富貴遺後嗣耳。而不畜妾。豈非汝之悍耶。本欲斬汝。第念汝夫之勞。着光祿司給與漆碗木杖。日令乞丐功臣之家。以爲妬婦者戒。

陳君佐。揚州士人。善滑稽。太祖甚愛之。一日給米一升。上一日令君佐說一字笑話。對曰。俟臣一日。上諸之。君佐出尋謔人善詞話者十數輩。詐傳上命。明日諸謔畢集。背負琵琶。君佐引之至金水河。見上大喝曰。拜。諸謔倉皇下拜。多墮水者。上不覺大笑。上嘗令人押君佐投江。意實戲之。君佐至江濱。濡其衣以歸。上曰。何以不溺。君佐曰。臣下見屈原。其言有理。是以不死。上曰。屈原何言。君佐曰。屈原云。我逢暗

主投江死。汝遇明君莫下來。上一笑釋之。

甘肅都指揮馬葉者。有妖術。能騎草龍上天。太祖知之。密令駙馬都尉李堅與宦官一人往捕。設酒邀馬葉。擒之。與宦官連鎖以行。是夜在途。聞有急呼曰。爺爺來了。衆視之。乃一小蛇也。馬曰。此行不死。當繞我項出于口中。否則吮吾中指。馬葉言畢。蛇果吮中指。馬大慟曰。吾必死矣。抵京。上命副于大中街。忽大風雨。屍肉俱不見。

襄陽人閻俊。少嘗侍高皇帝。帶刀上殿。上以俊久勞。擢蘇州衛右所百戶。永樂中。郡民倪宏三嘯聚爲盜。衛有曹百戶者。巡捕追至楓橋。爲賊所殺。由是賊勢益猖獗。事聞于朝。命錦衣校尉隨俊捕之。時賊殺人奪其舟。由太湖渡揚子江。俊追抵宿遷。賊方賽神於廟。俊詐爲丐者。視其禱。殊默默。心知其賊。遂擒之。舟中凡十九人。其首果宏三也。卽械繫京師。皆副之。朝廷賜俊光祿酒饌鈔兩錠衣四襲而還。後俊以擒賊功。遂陞千戶。先是郡之西天王堂有土地像。爲元劉總管所塑。俊一日見之。卽號慟俯伏於地。曰。此絕肖我高皇帝。第少氣耳。蓋俊侍高皇日久。熟識龍顏故也。像至今存。

王止仲博學。嘗館于耆澤趙氏。趙富而禮賢。每食必呈食單。冬月以蛙名進。止仲硃點之。主人使僕請蛙何在。曰。掘老桑樹根下。當有。如言果然。主人服其識。

江陰相子先。基國手也。洪武被召遣還。宋太史有文送之。子先以基自負。嘗榜于門云。天下基師。一日有野僧來較勝負。僧實高。佯北以誘之。明旦大會賓友。而子先連敗。其榜由是遂撤。

太祖嘗怒一內侍灑掃不如法。反接之市。內侍衣綠。別有一綠衣隨之。臨刑赦免。兩綠衣翕成一人。蓋其魂也。晉阮瞻云。今人見死者着生時衣服。衣亦當有鬼耶。此理殆不可曉。

洪武中。橫塘人某以負薪爲業。性至孝。母雙目失明。每歸卽市一餅。置懷中以奉母。一日有人要而奪之。某以情告。堅執不還。歸家。母言適有人來云。爾寄一餅。吾食之甘。目遂見物。約三日再來。爾姑俟之。三日某久俟之不至。遂出。已而其人果來。以小葫蘆與母曰。凡有病者倒其中。但得物煎湯飲之。立愈。某遂棄舊業。人求之者。其門如市。後某死。二子爭欲得之。倒其中。則不能出物矣。

蘇叔瑜。郡人性至孝。洪武中。戍雲南。未幾。母卒。戍所叔瑜請於官。奉母骨。從雲南抵蜀江。登舟。人不知其有母骨也。忽江濤怒激。舟欲覆。或指江蛟有所觸。同舟者盡恐。叔瑜不得已。懷母骨登陸。緣山嶺。越三日。夢一叟語之曰。江行不危。無恐也。叔瑜驚覺。思其語。乃復就舟。江波帖然。竟得葬母于鄉。

劉彥敬。洪武間。謫戍雲南大理衛。言其地鐵佛寺有僧。多神異。好頂笠子。人呼大斗篷和尚。嘗渡滄浪江。躡笠而行。不用舟楫。指揮恐有他變。置諸獄中。一日出行。遙見此僧吹笛山上。歸將笞獄卒。以爲失僧。時僧已端坐六日。僧預告獄卒。喚吾必當擊吾首。卒如其言。擊首一下。僧醒曰。吾正熟睡。何攪我也。指揮知不可殺。遂釋之。

洪武初。有江西人精地理之術。嘗往建安。主於楊氏之第。與楊氏翁甚相得。楊氏居密邇土地祠。術士間語楊翁曰。吾德翁無以報。然吾觀土地祠善地也。翁能得此以居子孫。富貴當不可言。楊翁勿之信。固

強之不可。術士潛移祠中爐置楊第。楊翁質實。不知術士之爲也。躬送還之。旣而術士復移神像。鄉人知之。咸詣其門。且驚且喜。謂楊翁曰。得非神欲君家耶。願易以祠。翁頗憶術士之言。遂易居焉。未幾。翁卒。術士謂其子曰。葬翁就此地。勿他圖也。將葬。鄉人有善地者。憤楊不招。來詰術士曰。此地何佳。而汝取之。術士曰。掘地丈許。必有石板。板下有井。其中藏兩金魚。楊氏葬之。子孫富貴。當不可言。鄉人必欲驗之。掘地果得石板。術士曰。石不可啓也。鄉人不肯。半啓之。見金光直上如流星狀。地中有聲如雷。術士急下立石上曰。還畱一個三公。後楊氏孫卽文敏公也。官至極品。果如術士之言。

吳江人王姓者。爲山東某衛軍。正統末。以老疾歸於家。嘗爲人言。其從軍時。自海道運糧。將至遼陽。中途遇風。舟覆。官軍盡死。惟王與二人得附舟一板。浮於海中。不知幾晝夜。三人有人參者。共分食之。食盡。至嚙其衣以充腹。後遇連船獲救。其在海中。見一山撼動不止。洪濤大作。然與王相距尙遠。熟視之。山有巨蛇蟠結數周。其首入海取食。遂爲大魚所吞。兩力相持。故動。又嘗隨風飄蕩。遙望如檣木然。意其舟也。近之。則大蝦乃其鬚云。海島中蜘蛛極大。有身兼數牛者。予聞數十年前。登州山中蜘蛛嘗與龍戰。蛛以絲罩龍。龍困爲蛛所殺。復有火龍焚其絲。蛛不能爲。遂死。龍取其腹中珠去。身徑一丈六尺。則王言似數牛者。誠非虛妄。覆載之間。何所不有。但人自不見耳。

前庚辰科廷試。禮部翰林院官讀卷。翰林欲以楊文定公魁多士。禮部欲取胡文穆公。爭不能決。聞之於上。上命取二策閱之。將擢胡公第一。以未見其人。命左右宣湖廣秀才甚急。楊公湖廣石首人也。疑似